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卷十三

漢 王充 撰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奇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朱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  
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揚子

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

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  
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  
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  
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  
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  
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  
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  
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

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

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  
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  
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  
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  
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  
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  
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夫然則賢

者有雲雨之知故

一有  
曰字

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世稱力者常喪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  
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  
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  
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  
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  
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  
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



相及也。勉自什伯，萬中嘔血，失寃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一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丈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丈力之

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人力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

岸狹地仰溝洫決決散在丘墟矣夫儒之知有似於此  
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  
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  
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  
深何時得達畧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  
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胃之人宜在王闕  
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可

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

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  
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  
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  
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  
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  
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遽相  
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

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  
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  
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  
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  
能用之又不然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  
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  
納至言也是故埶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嗑大一人之  
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

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蒺藜不能傷  
篠簳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簳之  
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蒺藜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  
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  
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  
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  
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

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錘所以能擗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



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闕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押匱所贏縑布  
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  
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  
爲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  
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  
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  
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

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  
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  
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  
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  
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  
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  
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  
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

閉閣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閣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

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

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  
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  
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  
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  
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  
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窻  
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  
窻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窻牖之開日光之照

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墻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

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  
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  
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  
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  
物雜糅非一以其大也海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  
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胃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  
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  
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



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  
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  
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  
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  
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  
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  
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  
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

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盖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

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劔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

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鬥必勝之策也故劒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聽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

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沈臺駘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也力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

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  
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  
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  
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  
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  
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  
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  
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

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

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待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喈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



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  
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  
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  
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  
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子經徒能摘  
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  
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  
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  
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  
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  
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  
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絕  
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  
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  
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

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  
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  
興也委積不紕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  
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  
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抒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  
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

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

也即徒誦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  
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  
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  
徃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  
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  
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  
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

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

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

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  
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  
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  
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  
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  
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倣儻可謂得論也由此  
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



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  
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  
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  
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  
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  
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  
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

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孫叔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

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扎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臯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

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  
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  
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  
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  
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  
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  
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  
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

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曾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  
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  
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  
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  
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  
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  
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  
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

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

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  
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  
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  
長生說文辭之伯丈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  
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  
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  
奇論者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  
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

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  
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  
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  
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  
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  
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  
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庭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  
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



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數稱善左右呼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

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督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卷十四

漢 王充 撰

狀留篇

寒溫篇

譴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

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持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

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驚馬同音驥  
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  
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  
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  
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  
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  
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  
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

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  
闇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  
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  
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  
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過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  
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需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  
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  
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非以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

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  
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  
蹈繩脩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沈滯之留沈滯在能  
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  
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  
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  
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  
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

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颯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



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颿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颿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颿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

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  
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  
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  
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  
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鶯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  
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  
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沈  
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

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  
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  
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  
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  
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  
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元氣所在在生  
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

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腹之內其重不徒舩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

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

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  
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  
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  
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  
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  
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  
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  
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

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愠愠愠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

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  
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  
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  
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  
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  
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  
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  
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



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泯泯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

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  
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  
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  
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  
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  
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  
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圜圉空虛然而一寒一  
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

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

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

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  
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  
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  
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  
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  
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  
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  
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

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  
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  
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  
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  
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  
溫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  
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  
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  
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  
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譴告故嚴王懼而  
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  
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  
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  
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

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



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  
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  
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  
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  
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  
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  
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  
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

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

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異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允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

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晁澇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  
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  
豕二言之於除晁澇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  
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  
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  
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  
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  
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

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  
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  
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  
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  
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  
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  
勸厲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教周公勅成王  
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

禁之夫言母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母必二辭聖人審之  
况肯譴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  
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  
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  
僊僊宜讀爲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  
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  
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  
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

之感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  
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感而不悟也竇嬰灌夫  
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  
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僂也故吳之  
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佗  
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佗之性習越土  
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佗覺  
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

覺悟自變從漢制哉三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爲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



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  
罰失實不爲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溫於溫  
一有寒  
溫字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

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爍薪燃釜火猛則湯  
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  
爲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爲人君  
爲寒爲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爲  
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

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譴告之不改爲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伐猶謂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爲譴告

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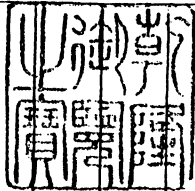
復告  
復字

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  
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  
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  
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  
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  
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  
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  
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

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

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啟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武王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

心在聖人之胷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  
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  
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徐志晉

員外郎<sub>臣</sub>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王家賓

謄錄監生<sub>臣</sub>徐錫福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卷十五

漢 王充 撰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  
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



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

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

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狠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

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  
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  
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  
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  
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  
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  
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環其  
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寒溫猶

根株也生於天舍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韜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筭或作筵不能鳴鐘而瑩

火不鑿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喜怒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

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  
夫以果蓏之細負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  
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  
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  
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  
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  
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  
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

見拘之寃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  
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  
見拘之寃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  
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  
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騫其時皆吐痛  
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  
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



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寃度當一  
賢臣之痛入坑陷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  
不見墮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  
民被寃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  
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  
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  
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  
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

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  
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  
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  
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為須  
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  
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  
偽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

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  
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  
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  
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  
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  
或時杞國且杞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  
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  
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

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

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繇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畧

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  
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  
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  
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  
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  
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

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  
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  
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  
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  
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  
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  
人為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  
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

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  
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  
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  
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  
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  
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  
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  
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



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

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

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為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

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雪祭之家何用感天紫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

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為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  
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  
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  
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  
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  
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  
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  
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

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  
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  
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冀有驗  
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  
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  
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鄴政得災猶至  
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

一有也  
治字

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脩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



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艷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  
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  
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  
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  
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  
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  
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  
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

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  
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  
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  
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  
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  
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  
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  
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

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為水旱  
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  
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  
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  
惓惓冀見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  
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  
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  
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

禮之心惻怛樂之意歡忻惻怛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已惶懼闕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

低仰欲求禘也砥石廟厲欲求鉅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

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鑿者  
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  
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  
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  
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  
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  
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母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  
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

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



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  
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  
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  
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  
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僂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  
未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  
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何能復塞苟以為當攻其

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  
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  
也月毀於天螺蚌陷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  
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蚌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  
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埽榜驅內於  
塹埽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  
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脩山川  
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

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  
水為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  
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  
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  
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  
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  
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

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為沈溺之行水則為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為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為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

之若歲終逐疫然后為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  
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  
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  
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  
為夏夜求為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  
安臥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  
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  
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

有癘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  
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  
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  
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  
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  
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  
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  
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

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

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  
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  
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  
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篥彰事告急助口氣也  
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  
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  
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  
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



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  
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  
朱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  
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  
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  
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  
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  
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

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  
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  
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

幄字一本

作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

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  
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  
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  
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

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  
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  
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伸舒之祭女媧殆見此  
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  
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十五